

庫文閣内		
三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391	
冊數	30 ( 23 )	
函號	205	167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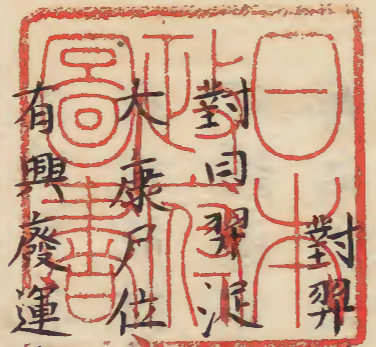
擬對策問中

淺草文庫

對羿

泥問

家君問  
以下同



對曰羿泥之篡逆者大康王相為之也禹何與焉  
大康王位以盤遊為樂故羿謀逆也禹何與焉時  
有興廢運有盛衰禹德雖大而大康王相昏昧成  
羿泥之逆禹何與焉嗚呼古今之聖人父子俱賢  
鮮矣況於父子孫共賢乎堯舜之聖也亦有丹朱  
商均嚮使丹朱嗣堯之位商均嗣舜之位則政教



壞潰也。決矣。故堯舜察之，不讓其位，而啓賢足繼  
禹之志，故禹讓位而已。啓若不賢，則禹孰為輕讓  
其位乎？木康之賢不賢者，禹未可知也。然則夏后  
之將不祀者，在木康王相之昏惡耳。仲康亦暴主  
也，不能討羿而以國任之而不疑也，可謂懦弱矣。  
可謂庸君矣。遂使羿浞成其逆志。若無少康之起  
義兵，則浞為夏主，而禹之後嗣者，不得至于封祀  
而已。木康仲康王相之罪尤深矣。非禹之所得知  
也。何為謂之以禹之仁，而其孫失天下，何其早乎？

羿者夏之大臣也，不能諫木康而為古今篡逆之  
上首，其罪甚大矣。誠可嫉而可憎，而其專擅垂百  
年者，是天惡夏之涼德而如此也。然天道與善而  
不與惡，故羿不能免，寒浞之殺浞亦不能免。少康  
之誅，是皆天之所為也。何為謂之以羿浞之不仁  
而取天下，何其久乎？莽卓亦然。夫孝子揚父之美，  
不揚父之惡，是孝子之情也。然父之惡，非獨鄉里  
知之也。邦國知之，天下知之，則孝子亦無奈之何。  
然蓋其過掩其惡，亦是孝也。德也。木禹之於鯀，宜



主之於厲是也。張安世之於張湯，杜延年之於杜周，為人臣而猶如此，况君王乎？雖然，至于後世，則曰其父惡，曰其子賢，然則善惡之不可掩也明矣。若又辨泥莽車之惡耶？孟子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是之謂也。

對孔子之歎問

答曰：聖人亦與人同耳，非有四目兩口也。故不能無七情，七情應時應事，發而中節，而皆順其理，是

所以其為聖人，而所以與夷人不同也。孔子在川上，見逝水之衮衮而無止時，忽思道化之無窮，故有此嘆也。登泰山，小天下者，是孔子從容自得，心廣體胖之意味也。龜山之詞操者，孔子諫季桓子受女樂而不從，故望龜山而寄其憤。有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是所以有韓愈追而感也。觀滄海之橫流，傷同道之陵廢者，方孔子之時，王室不綱，文武之道已衰，侯伯戰攘，桓文之術大行，雖孔子之聖也，不得君師之位，不得



興先王之道唯是栖栖旅人耳唯是刪述經書耳  
豈不得無歎疑之意耶况又滄海之橫流者非常  
也故孔子見之有傷周之意有文王既沒文不在  
于茲乎之嘆是有所感而出也是皆出自其七情  
出而悉皆不踰矩焉在川上登泰山者出于經也  
龜山之詠操者其事之有無雖不可知而韓昌黎  
之擬作於理則無害矣滄海之橫流者不經見也  
范甯穀梁傳序有之甯者於晉則儒者也且又博  
聞也其論朱考亭真西山取之且主應麟稱與言之

然則甯之與言老莊者好清談者談浮虛者雜處  
則涇渭混流鸞鳥翕戔者歟抑又牛驥同皂薰蕕  
同器者歟然甯守其志而不移豈不嘆羨之乎其  
必有所見而言之耳非自甯作故也耶惟夫孔子  
登山臨水從其所見隨其所思而七情之出也相  
異其歎息之不一復奚疑

對孔子之食問

對曰孔子可食而食不可食而不食之其食與不  
食者詳於圓珠經今不復言之與世上恣口腹者



天淵遼隔之談也。信如諭示盜泉之事不經也。而豈謂之必無乎。亦如諭示夫有公卿大夫士及門人之饋。饋則未嘗不受之。况於君父乎。然若非可受之道。則其必不受之也。孔子受昭公之鯉。受康子之藥。嗅山梁之雉。受陽貨之豚。受漁人之魚也。昭公君也。其受之宜哉。康子大夫也。不能不受之。陽貨惡臣也。巨盜也。而其受之不克。莫狐疑然。陽貨欲見孔子之意。可以嘉矣。故受而不辭。漁人以其言之可取。故受而不反之。若又非可受之道。則

雖御牛之羹。伯夷之所樹。亦不受之也。若又有可受之道。則雖穿窬之物。盜跖之所樹。亦有或受之乎。亦不可知也。聖人之受饋遺。只在其禮意耳。何必論其所出耶。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如佛肸公山。亦可推知之。是其聖人之心。所以至大至公。而待物寬柔也。豈啻互鄉而已哉。受人之饋賜亦然。只取其禮意與順其道焉耳。曷為謂此物者。誰人之所為。此菓者。何人之所樹。而詳察之。而後食之乎。



若然則局量狹小者也好為忌諱者也聖人豈然  
乎聖人者唯是如嚮所言也耶安如陳仲子哇鷓  
鷓之肉而比蚓哉安如爰旌周既食後知為盜之  
食而喙喙哉

對製字之始問

荅曰古人製字有得而可象者有得而不可象者  
可象者以其形體象之也不可象者自然而作也  
夫書有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  
而為之也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

為信會合人意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  
首文意相受在右相注也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  
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  
宜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  
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  
聲也古人製字之法大率不外於此也然有偶然  
而作者不可得而象者也心意性情之類是也此  
等者無形色體聲之可見可聞不可得而象之故  
偶然而作也縱雖無可見可聞而不可無此等之



字故偶然作此字而已其或亦有由而然乎且夫製字自然而作者多矣五色可見而至其作字則其色焉在哉古人以白爲黃字以黃爲白字則後人亦然耳其他青赤黑亦同是非雖可見而不可得而象之乎亦是偶然而作也風聲可聞而至其製字則其聲焉在哉若以風爲風勢則虫何在其虫乎未聞虫之屬風是非雖可聞而不可得而象之乎是亦偶然而作也豈唯是已乎製字偶然而作者不可勝圖然則心性之字亦是自然而作決

矣二星遶月宮者後人之謎語也既有心字則作性字非無意也古人製字有可象者有不可象者可知而已若又每字務注其意求其所以製之之故則其必如王介甫也遂不能免蘇眉山之詰難也其唯知有可象與有不可象而可也蒼頡復生不易吾言矣

對稷契世系問

答曰契也棄也堯舜之賢臣也故爲司徒爲后稷以撫育黎庶有功有德其餘澤之不絕至于後世



為殷為周焉。自契至湯十四世，夏之際四百三十九年耳。其傳繼之十四世不可疑矣。自棄至文王十五世，夏商之際殆二百年也。其傳繼之十五世可以疑矣。故司馬貞曰：每世受封八十年，而且老後有子，則可充其數也。非無疑於此矣。堯者顓頊之孫，高辛之子也。其際才百年耳，而自顓頊至舜七世，何其傳繼之長，而年紀之短乎？不可不疑之矣。是皆史遷之紕繆也。且夫近世楊升庵曰：嘗見石梁碑所載，后稷生帝堯，生帝舜，生叔均，叔均而

下數世，始至不密，不密下傳李歷，猶十有七世。而本史公作周紀，拘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本史公亦迂哉。彼成一家之言，為文章之大家，然其書或有紕繆，或有誣妄，是其所以不免君子之譏也。惜哉。雖然，史遷非始言之也。其有所本之乎？孰為可獨罪史遷耶？若夫棄沒子孫，繼為后稷者，無古史之可考，吾未知也。然世祿不世官者，古之法也。以是見之，則棄之子孫何為世世為后稷乎？雖然，神農之



後皆稱炎帝則棄之子孫繼為后稷平叔均教牛  
耕不密去稷不務公劉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  
稷之業然則棄之子孫世世為后稷乎抑又不為  
后稷乎無古史之可精考也吁

對木公不被稱于孔子問

對云木公望者文武之良佐也其事業者經史之  
所述傳記之所載詳矣今不復言之周室之興者  
木公之功也紂之虐烈方熾黎民無所措其手足  
當是時進武王之志拯萬民之溺遂成文王之業

者非木公乎其功其德大矣哉而周書不稱其名  
其於武成也其於稱文王之臣也亦不稱其名何  
哉似以可疑矣然詩有南父鷹揚則不可疑也南  
父即木公也武王尊敬之不斥其名故號南父也  
後來郭子儀號尚父錢鏐號尚父亦出于此書元  
百篇懼於秦火散亂紛失闕篇尤多五十八篇僅  
存有今文古文之異其不稱木公之名者其有脫  
落乎且又闕篇之中有稱其名耶亦不可知也何  
不棄闕基之大臣而稱之乎餘篇之不稱其名者



周道已盛木公年老不與於廟廷之事唯是為周  
室之重臣耆老耳其或木公歸文王之時既為天  
下之大老則殷亡之後其生存不久乎故不稱之  
耶顧命有齊侯呂伋伋則木公之子也伋猶被稱  
如此况木公乎是非子之所問也然子可不思之  
乎其不稱於孔子者何哉可以疑矣然非獨木公  
也子夏雖言伊尹之事而孔子之言及於伊尹吾  
未之聞也尹者商書之所多稱也以其有與於事  
故也孔子叙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者史官之言也

非孔子之言也若亦以其叙之為孔子之言及於  
伊尹則尚父應揚非孔子之所取乎且夫樂記孔  
子答賓牟賈曰發揚蹈厲者木公之志也是非孔  
子之言乎禮記載聖之所錄也非先秦之書也多  
可疑怪者是其所以成漢儒之乎也雖然樂記者  
樂經之諸篇也子貢之所作也不可以疑矣樂經  
者孔子之所正也至于暴秦之焚書而氓絕不傳  
誠是可惜之甚也豈唯樂經而已哉古之聖經賢  
傳罹於秦火者不可勝算而政之暴戾十歲之下



為儒者切齒腐心欲鞭其尸者幾十人也豈可不  
深憎而痛譏乎禮記之書有可疑者有不可疑者  
然古人既列之于五經則其不可忽之也若又以  
禮記為可悉疑之書則曲禮檀弓少儀中庸大學  
等之諸篇亦可疑之乎存此等之古書則禮記之  
功也大戴禮之存夏小正孔叢子之存小爾雅管  
子之存弟子職亦是也因學紀聞既言其事吾亦  
祇應麟之涎云然則木公之若者雖周書之所脫  
孔子之所罕言而大雅之所言也至于孟子而屢

稱之來示曰木公望之事孔子未曾一言及之者  
其說鹿矣周之興也吊牙在殷者孫武之言而且  
以為間也木公何為間乎木公惡紂之虐逃居海  
濱以待天下之清則足不曾踐殷廷乎其心蓋以  
為世無明主之出則終身于漁釣之事也而聞南  
伯善養老而往歸之木公於是有所伊尹幡然之心  
乎木公何為間乎何其說之迂乎夫木公之兵者  
王者之兵也非霸者之兵也仁義之兵也非譎詐  
之兵也聖賢之兵也非貪戾之兵也後世言兵者



皆以木公爲宗而崇敬之或僞撰兵書以爲木公  
之作所謂六韜等是也後人之妄庸豈可不一哂  
乎其崇敬之者可也其撰書託名者不可也嗚呼  
人之好事也撰書或託名於聖賢或託名於鬼儒  
者不少矣黃帝之內經風后之握奇木公之金匱  
等是也非獨六韜也或以爲掘墓而得之或以爲  
得古碑而知之汲冢之周書孟氏之世譜王氏之  
短長書等是也人之好奇也豈不憫笑之耶木公  
之歸文王者以其養老也以其聖德也非以陰謀  
進之也文王之養木公者以其賢德也以其耆老  
也非以陰謀用之也以間及陰謀爲木公之事者  
木公之罪人也不知木公者也亦何足責之耶今  
吾所言非獨答子之問亦從口端之所發而告之  
子其擇之

對執中問

答云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聖聖之相授受其旨深矣其義高矣執中者何謂



也。形氣之發謂之人心，義理之發謂之道心。人心私易勝而公難勝，道心昧易來而明難來。道心勝則人心公而無處不善矣，人心勝則道心昧而無處不惡矣。然人心易勝，道心難勝，是君子之所當察也。惟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其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此謂之執中也。聖之告戒深哉。大哉湯之執中是已，子莫執中者執一也，非執中也。騶國公既有成說，今不詳言之。

學者其不可不知執中之辨。今吾所答者，其梗槩而已。先儒以不偏不易為中，以無過不及為中。子若欲詳之，則禹謨也。堯曰也。中庸序也。朱子之註解，惟多子歸屬意則得之也。若夫大戴禮之帝侂，執中者不經見也。豈可信之耶。大戴禮者不純之書也。比之小戴則其劣也耶。故古人列小戴於五經而不列大戴者，以其多可疑也。鄭康成註小戴而不註大戴，其餘古今之諸儒亦不尊信之也。然子長載之於帝侂紀者，其有傳稱乎。其不見經也。



故朱文公不取之。宜哉。學者但是信執中者。堯舜禹授受之言。而以帝倍執中為異聞而可也。

對匪鑑如鏡問

荅云。旨哉問乎。如不敏。豈能得對之乎。然吾請嘗試言之。我心匪鑑。不可茹也。是邶之詩也。言此心匪鑑。不能度物。心則心也。鑑則鑑也。二也。非一也。心之匪鑑。也是矣。何有異議耶。以鏡喻心者。喻其虛而明而已。心本虛兮。應物無迹。是虛而感也。鏡之為物。虛而無迹。故以喻心之虛明焉。心有明德。更無纖翳。賢愚邪正。皆知是明也。鏡之為體。明無遮蔽。形色妍媸。皆見。故以喻心之明焉。宜哉。古人之以鏡喻心也。心之虛明。非鏡則難以喻也。及其私欲相爭。物我相攻。則此心紛攘闇昧而已。亦以塵鑑喻之焉。匪鑑者。常也。如鏡者。喻也。儒者欲喻心之虛明。而無由焉。遂以鏡喻之也。其喻之可謂當矣。是其喻也。曷為必可謂之心。則鏡乎。心本明鏡亦明。故以彼喻此耳。凡天下之物。相似而相喻者多矣。豈可勝數乎。有色者。以有色者喻之。有聲



者以有聲者喻之所謂匪石匪席亦然所謂斷金如蘭亦然喻者何謂也為使人易解也以心為鏡則以彼物喻此物者皆是以此物非為彼物也若然則性如水也放心如放雞犬也性是木乎心是家雞乎此心匪鑑也決矣以其虛明故以鏡喻之耳匪鑑之事孰為可疑之乎何為謂之反鏡索照哉若又縱雖以心為鏡而匪<sup>鑑</sup>之說何必可疑之乎夫以心之至堅而比之金石亦喻也何害匪石之辭哉故曰匪鑑者常也如鏡者喻也以此

對左公穀問

對云左氏公羊穀梁此謂之春秋三傳也三傳之所言其說有同有不同故漢各置其博士而以教授書生而後世有信左氏者有信公羊者有信穀梁者諸說紛紛衆義擾擾務為穿鑿<sup>好</sup>為新異於是夫子春秋之奧義泯矣壞矣痛哉三傳之說俱有過失俱有誕夸故范武子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平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無平清而無短裁而無俗則深於斯



道者也。苛矣斯言。彼三傳也者。唯是錄述師傳耳。唯是鼓舞文章耳。是故不能達於春秋之微旨。不能窺於夫子之聖筆。是所以起啖趙陸之議論也。宋朝諸儒。不盡信之者。為是故也。王仲淹所謂三傳出而麟經晦者。豈虛言哉。何休專信公羊者也。公羊家宗之。迄今言公羊者。多以休之註為可焉。休嘗作公羊墨守以尚之。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以排之。休之專信公羊者。知焉。鄭康成乃發墨守守。破膏肓。起廢疾。斯時休有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伐我乎之歎也。然康成不能發之。不能破之。不能起之矣。如彼孫真人者。可得破人之膏肓。不可得破左氏膏肓也。魯般之九攻。不能勝墨子之九守。則孫吳之術。亦有所不能施乎。柳子之詞。起甕浮圖。病類駒。而難起穀梁廢疾也。然則膏肓遂不可破。耶墨守遂不可發。耶廢疾遂不可起。耶安其然乎。康成章句之儒也。故不能之也。若夫宋朝之大儒。有意於此。則其能之也。決矣。然有意於聖賢之書。而不及於三傳也。且宋儒之於三傳。不盡信之。



唯取其事實以為按而已。何為不盡信之乎。以其  
順理少而虛誇多也。左氏也。公羊也。穀梁也。學者  
不可不讀之。取其可而勿取其不可也。取可不取  
不可者。讀書之法也。程子曰。經以為斷。傳以為按。  
然則能知春秋者。孟子以後。其唯程子乎。

### 對河源問

荅曰。經可信也。傳不可信也。况雜書乎。儒者之言  
可證也。文人之言不可證也。是學者之常談也。夫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

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然尋其所始。則  
濫觴耳。木出之治。木導河積石。是則所謂河源也。  
禹貢之所記。經也正也。豈不信之耶。如彼禹本記。  
山海經也。曰。河源出崑崙。與禹貢相乖戾矣。而此  
二書不經也。怪誕也。豈可信之耶。自此說之出也。  
後來之學者。交口齊聲。而曰。崑崙者是河源也。如  
爾雅。水經亦然。其餘群書亦然。唯言崑崙。而不言  
積石。其彙經取傳也。可愍笑哉。可痛惜哉。爾來老  
師宿儒之說。源亦如是矣。彼崑崙者。亦不可知。



也。六經語孟稱地名者多矣，而不及於此。舊記古史載山名者夥矣，亦不至於此。崑崙者天形也，圓而無方焉。禹本紀山海經者，後世好奇者之擬撰，而誠是不經也。書生誰不信經乎？其唯以積石為正說，以崑崙為奇聞而可也耶？司馬子長曰：張騫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班孟堅亦曰：所有放哉！子長以之為怪，孟堅以之為放，子長孟堅信尚書而不信二書也。明

矣。然司馬貞曰：積石本非河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若信斯言，則二書之說不可棄乎。然貞之淺見，迷二書之言，而其言如此乎？抑又有所見乎？然積石河源之說，可最信從焉。故曰：經可信也，傳不可信也。况雜書乎？若夫屈子之所問，柳子之所對，皆是雖各有其理，而朱晦翁天問註云：柳子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



遊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至哉美哉晦翁之言可以證焉夫水豈有輪回乎古來依老子歸根復命之字妄為此說吾不取之彼柳子者文人也且好浮圖也是以不得知正理之本具言如此好圖之費則至於後世以崑崙為須彌

山也輪回之說不可不辨也夫天一生水則木出乾方決矣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則雖江漢朝宗于海萬川亦然其既言天一之生則生生無窮是造化陰陽之妙也何為輪回乎嗟乎若無晦翁之說則千載不得知之乎宋儒之有功於學者多矣就中晦翁尤為多矣故曰儒者之言可證也文人之言不可證也

對土階茅茨問

衣馮翼之衣者掃茅草釋經書起揖謝貴介公子



曰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况貴介乎不圖今日  
貴游枉玉趾於此也然足下之過于我未為過也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且魏文侯之式服于木師卜  
牛夏友甲子方魯繆公之禮于思接泄柳申詳雖  
早者苟有德義則大國之主接禮之如此今足下  
縱雖其位在上雖其富潤屋而何及吾人之德義  
博洽乎以德則子事我者也足下之過于我未為  
過也足下其從曲禮之法制乎慕文侯繆公之餘  
風乎可以嘉焉足下之所問信非無其理然吾請

對之夫堯舜者古今極治之聖主也其必可用儉  
也其必不可用驕也豐儉適其宜而已土墻三尺  
茅茨不剪采椽不剗飯土櫛啜土形可謂儉矣此  
事不經見韓非等言之也然何為謂之必無耶堯  
舜之以儉自奉不可以疑焉今足下以舜闢四門  
為宮室之美可也雖然聖人之治天下以卑宮室  
為法則所闢之四門者茅茨以葺之乎素樸而無  
文采雕幾乎低小而不有高崇乎亦皆不可知則  
曷為必可謂之宮室之美乎格于文祖禮于六宗



則不可無宗廟祭祀之禮。俎豆祭器之備，故各有其備焉。天子之服，不可無十二繪繡之品，冠冕袞裳之制，故各有其法焉。天子在上，不可無百官之等，無百官之各掌其事，則上令不得以通于下，下情不得以達於上。天子何為自采采乎？故立百官，各役其職事焉。繼堯舜以治天下者禹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子鬼神，惡衣服而致美，子黻冕，卑宮室而盡力，子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解者曰：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

議也。以禹視堯舜，亦如此而已。可豐則豐，可儉則儉，無不適宜，無不順禮，是亦其極治之一端也。安如後世，庸主闇君之專，以驕侈紛奢為事哉？足下貴介也，豐儉之等，可不屬意於此乎？若夫墨翟之徒，以貴禹為事，而或失之於儉，韓非言堯舜禹之儉，亦是類也耶？足下其思之。於是貴介公子葉拱而言曰：猗哉言乎！予素疑情，今日渙然冰釋，不亦悅乎！且豐儉之箴戒於我，可謂頂門上一鍼矣。臧之於胸，銘之於心，沒齒不忘，其來也。公子意氣揚



揚旣而去車馬冠佩之聲徒御僕隸之威路人行  
容相集爭觀然公子似自失也衣馮翼之衣者不  
以爲榮利不以爲歆羨又班茅草繙經書不改其  
樂云

對老子問

應之曰老聃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談玄玄之妙說  
道德之旨其學與吾道相背戾矣遂作五千言以  
迷世眩人後世談虛無者亦出於此說玄理者亦  
本於此學揣摩縱橫者亦起於此言飛騰尸解者

亦權輿於此爲服餌鍊丹者亦張本於此甚哉老  
聃之異教匪獨迷一世亦亂千載也噫然聃博古  
知今且能知禮故夫子與南宮敬叔共往問禮此  
事于禮記于家語于史記屢有之聃之學雖不正  
而能知禮是故夫子往問之耳豈帝聃已乎萇弘  
師襄邾子皆是其學不正然各有所長是以夫  
子習樂學琴問官而已聖人無常師是之謂耶入  
太廟每事問君子不耻下問况於老聃之爲柱下  
史乎彼各有所長夫子之問之以此也豈中心



服彼之學術而問之也哉。然則以作五千言者爲  
夫子問禮者亦是也耶。知禮者聃之所長也。夫子  
取其所長爾。豈取其所謂玄玄道德乎。王右軍之  
所論亦不爲定論耶。見者其擇之。且夫夫子問禮  
于老聃者。考亭載之於論語序說中庸章句。則豈  
以老子爲莊子寓言乎。老聃老萊大史儋三人也。  
非一人也。以老萊爲老子者。以其共是楚人。與其  
行事頗類也。以大史儋爲老子者。以其聃儋音相  
近也。加旃以周伯陽父爲老子。皆是牽合附會之  
說也。吾不取之也。若夫以老彭爲老子。彭祖者訛  
說也。老彭者商賢大夫也。故夫子稱之。豈以玄玄  
之老子養生之彭祖爲竊比乎。惟茲老莊修鍊之  
徒。爲尊尚其師。故設此虛說而已。吾不信之也。彼  
莊周者。老氏之徒也。尊老聃而恢其說耳。自莊周  
之一出也。老莊之道愈昌。爲聖學之障礙。豈可不  
擇之乎。然彼各爲其道。道不同。吾不爲謀也。凡爲  
儒者。先發明四書五經之義。而後可讀老莊之書。  
若不然。則陷心于老莊也決矣。魏晉多好老莊者。



以其不能知四書五經之義伊川<sup>也</sup>一生不見莊  
列之書誠是儒門之至訓學者之大戒也豈可不  
察之乎

### 對三仁問

對云古今聖賢其事業雖異而其所以為聖其所  
以為賢則同所謂聖人無優劣也殷三仁亦如此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非其事業相  
異乎共是諫紂之暴其憂君之心深矣非其所以  
為賢其所以為仁則同乎以比干諫死而以微子

箕子不可為不極諫也皆是極諫也夫犯顏諫其  
君不顧其死是忠臣之情也况微子箕子比干者  
紂之宗族也見紂之暴逆日煽憂其滅國在瞬息  
也故共諫之微子為商王之元子則雖去之可存  
祀而其去之亦諫也然紂之昏也知忠言之逆耳  
而不知其利于行是故不聽其言於是微子適周  
其後在宋箕子被髮陽狂為奴殷亡而歸周其後  
在朝鮮比干諫死者偶然也不幸也故其後未聞  
可勝惜哉或曰林姓者比干之苗裔也夫心雖本



虛而思發于事則如有迹也。三子憂紂之惡者心也。諫之者迹也。豈有心迹之判乎。若使微子箕子居比干之時則必死之。使比干居微子箕子之時則必如彼耳。豈有難易淺深乎。是所以孔子之同稱為仁也。嗚呼三子之德高哉。大哉。孔子許人以仁者鮮矣。而許之則其德之高大也可知焉。向使紂得用三子之言則天亡之帝系其不絕乎。痛哉。而後世言昏主暴君者必以桀紂為居下流焉。彼之幽魂豈可不愧於窀穸之中乎。後世無知之王

以范蠡木夫種泄庸為粵三仁。蠡種庸者霸術也。何為謂之三仁耶。是妄說也。董廣川既有辨。今不復詳言之也。

對周公之禱問

答云。惟天不容偽。苟有明信。則天地鬼神鑑之。有其應焉。夫禱也尚矣。是於君父之患。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也。周公憂武王之病。故禱于三王。欲以身代之。於是武王病瘳。其至信感天。可見而已。死生有命。周公何禱之乎。方斯時。殷之頑



民蠢然天下未安武王若不起則周室之憂有不  
可勝言者周公之禱于三王爲是故也其精神感  
動故得有其應焉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有以動  
天地感鬼神而況於周公之聖乎仲尼之病子路  
請禱子曰年之禱久矣以其素行合神明也有其  
理則禱無其理則不禱雖孔子只見其理之有無  
如何已矣周公之禱以有理也無理則何爲禱乎  
且古人問朱子以此事曰聖人爲之須有其理周  
公之心雖不可<sup>知</sup>而彼聖人也其必無理則不爲

也至哉高哉周公之德可以仰焉然後世之人有  
至信之感鬼神則天下古今同一理亦豈與周公  
何異哉周公豈欺我哉苟有至信則何不得感格  
鬼神乎其應之有無在至信之有無而已矣雖然  
周公聖人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  
凶故得其應宜哉後人則不然然則周公亦不可  
及哉

對易象問

童子長跪對曰童子何知然是父之命也不敢以



告夫易成於四聖人之手天地性命道德理義筮  
占筭數皆載于此書誠是聖門之綱領學者之梯  
航可以尊尚焉易之理深矣且今非嚴君之所問  
故不及之易有六十四卦分爲上下孔子作十翼  
以輔翼之後世以孔子所作爲傳以本文爲經易  
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爲之辭故係辭云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  
卦下總辭謂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以其  
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則卦下之語

爻下之語亦是象物爲之辭文王之所繫周公之  
所演孔子之所翼共是稱爲象也韓宣子之所見  
者非孔子之易也義文之所畫周公之所演其理  
幽微其義高遠宣哉宣子見而喜之也宣子若見  
十翼則其手舞足蹈也決矣惜乎其不見也以春  
秋考之則此時孔子生僅十二歲子貢何不見易  
翼乎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語在孔子不作易  
翼之前乎其若見之則性與天道豈得不聞之乎後  
人猶得聞之而况子貢之聰敏乎易翼出後子貢



其必可得聞之也。以是觀之，則不何得聞聞之。謹  
易翼未成之前也。必矣。且又子貢之聰敏，見易上  
下經而既可知性天道也。何待易翼耶。是其聞孔  
子之言而歎美之，則聞性天道也。縱不見易翼，豈  
為不聞乎。今日趨庭之次，得聞大人之至問，恭竭  
早誠，謹抑心曲，以捧膝下，是唯愚意之所及而已。  
仰乞是正。夫易在胸中，不在書畫前畫後。先天後  
天，豈二理也哉。聞之則知天地之始終，卷之則袖  
裏有邵堯夫決，而不可外求。雖然，聚天地陰陽理

氣象數於方寸，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於卦內，豈  
非十歲之大快意哉。易韋三絕，聖猶然。如我當以  
犀革編，唯庶乎可無大過也。於是郎罷歡然笑曰：  
善乎對也。於我，心豈得不悅乎。他日不落吾家學  
而跨竈者，其在汝乎。懋哉小子，無以懈焉。童子稽  
首曰：諾。不敢以替尊命。語畢而退。遊于經史之園  
云。

對秦伯箕子問

對曰：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苟仁則殺



身猶爲之則秦伯斷髮文身箕子被髮亦何傷乎  
且彼非好爲之也不得已也亦何責乎木伯兄也  
李歷弟也而木主欲立李歷而以及弟也然有廢  
適立庶之嫌故猶預未決木伯察之與其中弟仲  
雍俱逃荆蠻遂斷髮文身變于夷是從其國俗而  
已是故變于夷非順父之志乎由是言之則木伯  
之逃蠻者非獨以國讓也亦可謂孝矣是所以孔  
子之稱至德也吾無間然矣豈以斷髮文身爲不  
孝乎疑之者是知常不知變者也箕子被髮者避

亂也爲紂宗族而被髮爲狂爲狂奴是亦諫紂也其  
不去之者不忍也其入朝鮮者非逃之也姬發封  
之也豈以被髮爲不孝乎疑之者是亦知常不知  
變者也其避亂也其諫紂也其不屈武王也雖十  
歲之上至今猶凜凜有生氣是所以孔子之稱仁  
也嗚呼二公之德義高哉不厭荆蠻之陋以適其  
父之志基勾吳之國以啓十數世之統是非木伯  
之德乎屢諫殷之暴以全其命封朝鮮之國以  
爲周室之容爲洪範之師是非箕子之仁乎文身



被髮者是處其變也。豈害其德與仁乎。豈以為不  
孝乎。以是為不孝者。是知常不知變者也。不知木  
伯箕子者也。<sup>柳</sup>又文身被髮。不經見也。孔子之稱  
木伯箕子。稱其以天下讓。與其為之奴。而不稱其  
文身被髮也。龍門子好奇人也。故載之於史記。而  
後世秉筆吮墨者。以為事料。其不經也。亦不必信  
之乎。周書周易稱箕子。亦靡有此事。是好事者之  
所言耶。其亦有此事。而不經見耶。無此事。則無以  
可言矣。雖有此事。而木伯則至德也。箕子則仁人  
也。亦何不孝之有。

對歌哭不同日問

對云。論語之言簡而通矣。哭則不歌。則歌則不哭。  
其亦可知焉。伊川知聖人之旨者也。東坡不知聖  
人之旨者也。故或為大儒。或否。為此也。夫司馬溫  
公者。宋朝之大臣。海內之令望。聞其訃。則未嘗不  
哭之。然明堂者。王者之大禮也。其宴樂歌舞。可想  
焉。豈可同日而哭之乎。若為其父母兄弟及宗族。  
則其理或然。伊川東坡則不然。然則雖異日而哭。



之亦何傷乎是日不哭來日往哭而可也東坡之  
不及於此也噫東坡之博學宏智豈不知理之可  
否乎然彼學不正且不欲屈人且其辨有餘且與  
伊川有隙故與伊川問難而不從遂以伊川為蹙  
糟鄙俚叔孫通而往哭渾公何其非禮乎彼何不  
知伊川之賢乎唯其學之正與不正慕聖人之道  
之與雜以莊老浮屠性之純直性之曠放其志之  
相異其學之相違以故有隙耶惜乎東坡不屈志  
從伊川而僅闢聖人之事業耳可勝歎哉愚者于  
慮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况伊川乎縱雖有  
隙亦何必不從伊川之言乎其陷於一偏也故見  
朱光庭曰何時打破此敬字不亦驕乎伊川於東  
坡雖其才之美亦不足觀也已矣可勝惜哉詩也  
文也博聞也廣智也皆東坡之所能也然與伊川  
有隙者是其大過也吾必從伊川也何從東坡之  
以辨勝乎當時從伊川者聖人之徒也從東坡者  
喜其雄辨也吾非以伊川之為大儒而強從之也  
孔子曰義之與比見者其察之



對漆雕曾點閉損問

答曰子夏子游子路冉求子張是皆非孔子之高  
弟子然于曾父于武城于衛于季氏宰于干祿其  
求爵祿事污君之情不可掩焉顏曾之外能不仕  
當世者唯獨閉子騫漆雕閉而已其高義卓行不  
可坻焉孔子使漆雕閉仕者視其志耳方周之衰  
也孔子不欲仕之故曰我待賈者也然則豈欲使  
其弟子仕之乎若欲之則閉縱曰斯之未能信而  
勸誘之使仕也然一聞閉之言而悅則視其志耳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與曾點者與孔子之  
志同也其見解之高也只恨無顏子之工夫也然  
其行事則與聖人之道異臨喪而歌是人情也哉  
而點爲之與老莊之道不相似乎可謂狂矣閉也  
點也共孔子之所悅所與也其優劣則微國公曰  
論資稟之誠慤則閉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  
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閉然閉之進則未已也以  
是視之則二子之一優一劣可見而已子程子以  
二子爲見大意良有以也其不稱閉子騫者不可



以疑矣。閉子騫德行亞於顏淵，非餘子之所企及也。且孔子以孝哉許之，以言必有中美之。閭閻侍側，則子樂德行也。孝也。言必中也。閭閻也。豈與漆雕開曾點其學相同乎？且夫彼汶上之荅，意氣凜凜，見李氏如塵土，顧官爵如泥淤，自非其學之彌中彪外，則何如此乎？孔門之弟子多矣，然顏曾之外，其唯閔子乎？惜乎其嘉言善行之不盡傳於世也。程子不以閉子為見大意者，為是故也。不足云也。况車子以具聖人之體，而微稱之乎。

對亂風美里問

荅曰：子之於母，臣之於君，其孝其忠，自然之理也。唯欲君親之歸善，故或敬之，或順之，或褒之，或貶之，或諷之，或犯之，或婉曲，或自責，皆是規諫也。車周之時，衛有七子之母，淫亂而不得養也。七子憂之，欲諫之，而不可得，故作詩曰：母子聖善，我無令人不責母之惡，反寄罪於我身，其心不堪，以漏於言，可悲焉。孔子取之者，責其母而憐其子也。七子之自責者，是亦諫也。韓文公作美里操，推子曰：能



道出文王之心來誠哉是言紂之暴也拘文王于  
羑里此時文王之心可如此也韓子之言豈爲過  
當乎文王之心在紂之改惡故以三分之天下服  
事殷非乘其暴而欲取其天下由是見之則文王  
之心其必如韓子之言乎是亦諫也文王德之純  
故自責以激諫之無奈紂之不聽也夫諫也多端  
文王之羑里操七子之凱風是諫之一端也嗚呼  
母氏之中毒也其子不可得言不然則母之污行  
日甚無如何是所以七子之詠凱風也母之行改

與不改爲子者不可不幾諫之雖然親諫則似刺  
母刺母是不孝也是故自責以諷之然非怨其母  
也孟子車有成說今不詳之文王之於君亦如是  
矣君可親諫然斯時身在囹圄不得親諫則其所  
以自責而諷諫之者則同

對玩物喪志問

對云玩物者人之情也不可無也然或易溺溺則  
蕩蕩則惑惑則喪志矣玩物喪志之戒深哉非獨  
旅葵一時之言誠是千歲貴賤之大戒也是所以



謝顯道聞程子之言而棄其所愛之硯也可不慎  
歟可不察歟玩物喪志之事吾請揚摧而言之金  
殿玉樓高閣巨門後宮別館妓妾數十無院不滿  
遊憇于其中或以忘政事御厨王羞殺生幾矣土  
木之功不已畋獵之樂不止是天子王侯之所為  
也非喪志乎閱聖人之經而不知其微旨唯求其  
章句讀先王之典而不解其奧義但事其文字見  
儒者之書而不通其深意只尋其句讀終身不能  
成其德是俗儒訓詁之所為也是非喪志乎四時

典

之勝狀萬般之景物花晨月夕梅窻雪戶春陽夏  
日秋陰冬景碁局茶鼎酒椀詩筆以遣其興以述  
其懷未嘗及聖賢之大道也是詩人文士閑人隱  
者之所為也亦非喪志乎丹朱之碁木康之畋伯  
牙之琴漢成帝之鞠和嶠之錢王濟之馬于猷之  
竹林逋之梅陸羽之茶庭堅之香晉人之酒唐人  
之詩張主歐柳之書曹鞅徐趙宣和帝之畫是亦  
非喪志乎目之欲羨色耳之欲淫聲口之欲嘉味  
鼻之欲異香形之欲安居心之欲惡友皆是非喪



忘乎。至若歷代帝王之以酒色射亡其國，且好仙好佛，且又專以驕奢為事，其亦非喪志乎？是其憂乙耳。玩物喪志，可不屬意於此乎？竒矣。召公奭之以此語戒武王矣。然則天下之物，皆是不可玩乎？安其然乎？玩則何害之有？至于深玩而後喪志，是所可慎也。然雖深玩而不為喪志者，有之，非嚮所言矣。何哉？先王之大典，聖賢之經籍也。細愛之，深玩之，靜思之，精尋之，則聖賢之心，是吾心也。天地之理，亦是吾方寸之中也。古往今來之事，千彙萬

別之理，皆是無不在乎靈臺焉。仰不愧天，俯不耻地上，不以愧上古聖神，下不以耻百世之聖賢矣。天下之間，深玩而無害者，唯是已。凡天下之物，其必勿深玩焉。喪志之戒，昭昭在<sup>上</sup>，下不畏敬哉。若夫孔子游藝者，是玩物也。然非喪志也。唯適其情而已。是以朱仲晦曰：玩物適情，謂之游也。孔子聖人也。故雖玩物而不喪其志也。後人則不然。玩物則溺，玩而不已，遂至於喪志。不憫笑乎？是所以聖人夷人之相異也。玩物則一也。喪志與不喪志，則



不同縱雖不如孔子而如謝氏棄硯則猶可也嗚呼玩物者上下貴賤之所必有也召公之戒謝氏之悔人誰不興起於此哉

對國人拒魍問

答曰語云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拒魍國人是其人也孔子之聖也與天同理同德而拒魍國人挾不道之心欲害孔子豈不憎哉非不畏天命乎非狎大人乎非侮聖人乎其惡如此然聞孔子之一言而收刃不害之孔子之

聖德勤人可知焉大勇屈人可見焉凡人到死生利害之間則神散魄飛而孔子勇于國人于拒魍于陳蔡神定而不動無恐懼之色豈不為大勇乎夫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是君子之所為也拒魍既雖伏孔子之言而天性之暴惡不可變改則復來欲害孔子亦不可知也故孔子微服過宋孔子非惜其死縱雖受拒魍之害而是天也命也彼如命何哉雖然若然則背孝子全歸之戒况此身載道乎顏淵不敢死况孔子乎是所以既屈拒魍



而後微服過宋也。其微服者在天生德於予之後也。非逢桓魋而恐其害遽微服而過也。盡人事處有命有理亦宜哉。吾想此時巖壙其在宋乎。論語之所記者見桓魋之時也。孟子之所言者屈桓魋之後也。論語載前事而不載後事。孟子記後事而略其前事。合看之而可也。於戲大哉。聖人之德一言出而收暴人之刃矣。天生德於予之語豈為過大耶。夫聖人者天人一理上聖既沒。文王亦沒。丁姬轍之東也。天德非孔子而誰。孔子之常言多謙辭。然亦有所不可不自任也。然則豈為過大耶。車聖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亦自任也。亦豈為過大耶。若乃滔天之巨漢。兵其如予何者。為免死也。天豈生德於彼哉。半山老人之澡豆。其如予何者。因有夫子之語。而滑稽耳。如彼拒魋者。猶聞夫子之言。而服其德。况不為拒魋者乎。

### 對即位問

對云。即位者王侯之重事。國家之大法也。不可不



辨夫三年之喪者天下之通喪也堯崩舜服其喪三年然後即天子之位因禮也舜陟方禹服喪三年之喪而後即位亦因禮也然無君則民心不定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而即位是麟經之法也雖然成王在喪未葬康王即位服冕群臣皆冕服既而康王釋冕反喪服似非禮也故僖翁駁之曰非禮也使用公在必不爲此也諸家皆以爲禮之變晦翁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

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于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古者吉凶不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可知焉在喪逢金革之事亦然按春秋傳魯莊公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古



人之謹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然則康王之事有  
不得已而然者乎陳傳良曰召公畢公皆盛德豈  
不知禮乎蓋周公之聖而叔父也當其輔成王而  
猶有管蔡之流言非周公之忠誠則周室其殆哉  
是召公畢公之所親見也故康王之立時為非常  
之禮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  
疑其意遠矣弔氏曰成湯既沒伊尹遽偕侯甸群  
后以訓木甲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伊尹之  
事而獨疑康王之事過矣由是言之則康王之所

為是禮之變也豈為失禮乎伊尹既有此事則召  
公畢公之所為亦豈為失禮乎一常一變者事理  
之所必有也僖翁之所言亦不為定說耶章俊卿  
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  
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即位者著其變周禮  
而啓亂源也顧命康王之誥之所記此嗣君即位  
之常禮也斯周公之舊典夫子取之以定周制周  
公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  
為未可哉蓋以大位奸邪之窺若號不早正則窺



伺奪嫡之禍作矣。一人之家，不幸喪其主父，不有  
家督以爲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竄其私藏  
謀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  
日而無君乎？若信斯言，則康王召公之所爲，是常  
禮而不爲變禮乎？今連看之，則舜禹三年之喪終  
而即位，康王在亮陰而即位，春秋之法，諸侯踰年  
而即位，改元衆說如此，卿其擇之，而執其善者，則  
可也。若夫漢晉以來，歷代帝王，大抵在喪而即位  
踰年而改元。

### 對仁非知覺問

答曰：嗚呼！大哉！至哉！仁之道也。包萬善，統四端，能  
仁則義禮智亦屬于此。萬善皆在其中，是故孔門  
專教人求仁也。仁之爲道，不亦大乎？然仁非爲外  
物，人人自受此形，仁無不在焉。唯其不求之，故昧  
而不見耳。以求之爲務，則今人亦是孔子之徒也。  
然知覺是智也，非仁也。陳安卿曰：智只是心中一  
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確定是智，知是知識，弗  
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又曰：上蔡專以知覺言仁。



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去夫仁者固能知覺  
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然則知覺是智而非仁可知  
矣仁者固能知覺則惻隱怵惕痒病疾痛以爲知  
覺亦可也耶抑又知覺者知得是是非非也惻隱  
怵惕者愛之發於外者也其必不可爲知覺乎痒  
病疾痛切於我身者唯知病恙之侵我形而已其  
亦何必可爲知覺乎是非之心者智之端而善善  
惡惡之理也豈與惻隱怵惕相同乎智有知覺也  
仁有惻隱也且夫知覺者兼氣質而言是是非非  
之智者指性而言難哉問乎然以告之

對所生所養問

舍飴之老抱子弄孫其樂陶然忽聞陟岵人之語  
曰足下可謂善問也但恐吾對之不滿于足下之  
意也足下其擇之夫父子天性也縱其子雖被棄  
而天性父子之恩情豈可廢乎人誰不愛其子乎  
而棄之者或不得已而然也或忌諱而然也或有  
惡其形如厲之子而然也縱雖被棄而不爲人且  
無養之者而是亦天也何恨其父子憐而養之者



誠是於棄子其恩厚也。若不被養則死，救其死養以爲人，則其恩厚乎？雖然其棄之者一時之事也，豈及父之恩情乎？其養之者他人也，雖養之恩厚而他人之恩，豈及父乎？若又其所養者骨肉宗族耶，然猶不及父也。骨肉宗族猶然，況他人乎？縱雖誕時早棄，後父子不相知，而其子年已長，後問之於人，尋之於鄉里，則其父可知矣。何爲以其養之者爲父乎？知有其父，則可往從之。朱氏之子武氏之子，歷年尋父母而後得者也。無父何怙？無母何

恃？豈以其養之者爲怙恃乎？父子之道大矣。養之者之恩厚矣。棄子孰輕重於此乎？唯其父重而養之者輕而已。若爲棄子以養之者爲重，則未聞后稷厚於翼冰之鳥，而薄於高辛也。若或言漢祖不祭交龍而祭木公，則怪也。聖人不語怪也。養之者一時之恩也。父子者天性之恩也。然則父重而養者輕也。何可疑之乎？如彼蕭綜者，托事於復讎，以反者也。子十月而生者常也。然古今有過十月者，有不足十月者，則綜七月而生亦變也。豈疑之乎？



綜是梁武之二子爾其母果淑媛本齊東昏侯之  
夫人也且綜七月而生故或疑以為東昏侯之子  
也惟夫綜常有異志然子之叛父大罪也故自稱  
東昏侯之子發冢以臂血漚彼枯骨并殺一男以  
試之而後反為使人信其為東昏侯之子也以生  
者血漚死者骨漚則為父子之事不可知則綜之  
所為其心亦不可知也吾想綜子而叛父不能免  
人之加釀嘲辭是為斯事而已耶若又果東昏  
侯之子而有復讎之意則幸是梁武待以父子之

亂而出入宮闈親近梁武其復讎亦何難之有而  
不及於此舉兵叛降魏其復讎之心焉在哉故曰  
蕭綜者托事於復讎以反者也陟岵之人大喜曰  
今日何日兮得聞此盛言不亦可乎

### 對屢空問

朱問之徒隱几應曰朱文公者趙宋之鴻儒也著  
書極多然其一生精力在於四書故其作章句集  
註也以理義為務措字無虛字顯孔孟之旨於篇  
內發周程之意於卷中誠是四書之羽翼儒者之



鉅寶一言隻辭須盡其心微旨幽義尤可覃思我  
輩頗得窺聖賢之心者皆是丈公之賜也豈不尊  
尚乎豈不師仰乎而今爾口尚乳開口妄議丈公  
是螳螂當轍商鉅涉河可笑哉今我請決汝疑辨  
汝惑也汝謹聽之夫由也其庶乎屢空者夫子之  
聖言也丈公曰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  
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是因舊說也夫子之意  
豈在他乎如斯說而已而何平叔曰空猶虛中也  
由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何其說之迂而僻  
乎是故丈公曰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  
虛中受道蓋出於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  
之言未嘗如是之僻而晦也屢而有間是頻復耳  
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  
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况又有南徵士之  
簞瓢屢空晏如之語乎然則何晏說之迂僻而不  
知聖人之意也可知焉晏之學術不足責也惜乎  
其妄為集解而亂聖賢誤後人也彼信老莊之道  
者也宜哉其不知聖賢之意也晏已如此邢昺作



疏無一句之發明而附益之僭矣而晉朝諸人之  
談浮虛老莊者亦濫觴于是其罪豈止擢髮之贖  
而已哉范豫章曰何是之罪深於桀紂者以此故  
也如晏註論語者遺臭於萬年者也若夫來示所  
言絕四之空也空空如也有若無也心本虛兮也  
心之虛靈也所謂虛靈不昧皆是聖門儒者之虛  
也安如老佛所言之虛靜寂寞恬淡無為窈窕冥  
冥昏昏默默者哉鈞是虛也彼虛者虛而無此虛  
者虛而實字則同其心則大異然屢空者貧也非

虛也字同而義異者書籍之所常有也何為聽冰  
乎吾道之虛老聃之虛貝編之虛其義皆違矣汝  
其謹可學聖賢之道也莫為老子之學莫為釋氏  
之術莫如傳大士之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  
為一家也汝其往欽哉柏直之乳臭者劉季之所  
輕也汝之乳臭者吾人之所輕也汝初來也其心  
欲屈吾人豈可得乎汝若欲學則無屢來吾門足  
應爾矣汝還求之於六經尋之於方寸則有餘師  
豈求吾人乎口乳之書生擊踞曲拳曰某款啓寡



聞之民輕議大儒罪不可得言先生今日之言是  
某學問之大助也欣躍而去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三終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四

擬對策問下

對梅問 家君問  
以下同

對云梅之為嘉樹昭昭矣。詠於詩書於商書載於  
禮記雜出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孺子皆知其為  
名花也。然經典之稱梅獨言其樹實而不言花者  
何哉。詩之詠花者雜選而不言梅花。托物比興之  
士憂世感物之人。何不吟此名花乎。偶忘乎抑又  
古無此花而特有實而已耶。誠不為無疑也。且屈



予之不詠者亦可以疑矣。件件如來示，方萬里曰：梅見於書詩周禮禮記大戴禮在氏傳管子淮南子山海經爾雅本草取其貴而已，未其花爲貴也。詩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大戴禮夏小正正月梅杏。杞桃始華，一言卉，一言華。說苑越使執一枝梅遺梁臣，由是考之，則梅以花貴自戰國始。西京雜記漢修上林苑，群臣獻名菓，有朱梅、紫花梅、同心梅、紫蒂梅，則梅種之多，特以花書自西漢始。元封三年，柏梁臺能爲七言者，得上座。太官令曰：杞、桃、橘、栗、桃、李、梅，則知漢武帝時始有七言詩及梅也。亦恐不專主花。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併贈詩。詩家以爲晉人，非宋文時。范曄姑從其說，則梅花見於五言詩自晉時始也。大槩梅花詩五七言，至梁陳而大盛也。梅花之貴，自戰國始，則豈哉不見稱于三百篇也。當時之人見梅花，不貴之。如桃李棠棣舜英，勺藥等，故不稱之。予梅花何獨及於戰國而始開乎？六經無茶，可并按者。予梅花之愛，後世之所爲也。菊花、杏花，雖稱于



月令種于孔壇然三百篇不稱之何必梅花而已  
辛屈子之不詠者偶忘而不吟乎古人謂離騷忘  
梅是也梅花之外離騷不稱芳草者猶或可有之  
豈獨梅花已乎離騷忘梅為遺憾者後來詞客  
之設言也杜草堂不詠海棠是亦偶忘也或曰其  
母名海棠其或為迂說乎屈子之梅花草堂之海  
堂偶忘而不吟者也而趙君實曰靈均不敢輕題  
品誰道離騷忘却梅僧雪岑又曰天下更無清可  
比湘纍不敢入離騷共是吾不取之也然是詩人  
之欲竒而托言如此吾不責之也我朝苾芻龍統  
作離騷不言梅論曰在木冲蜀都賦曰木蘭投桂  
解者曰木蘭常以冬華南人以為梅顧草之香茂  
加於蘭木之香茂加於梅懿哉南人字梅以木蘭  
三閩之行其字蓋所以貴而不名也邪今考文選  
及註誠然吾想王臨川不詠鄮花鄙其名也龍統  
其反之而設說乎古今之詩人吟諸物偶忘者多  
多矣何獨怪屈子之忘梅哉

對梅酸問



答云言梅而口生津者是物之相感也夫天下之間物類之相感居多霜降而豐鐘鳴秋中而浙潮漲麒麟鬪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其餘不獲勝言皆是物類之感也梅酸之於口亦如是而已天下之諸味酸者不為少而梅味最得酸故或食之或言之或見之或聞之口中生津是所以曹士德慰士卒之渴也甘辛酸鹹苦是五味也酸何獨如此而四味之不然則何故也不得為無疑于此吾嘗得之於炎岐之書云梅花開於冬而實熟於夏

得木之金氣故其味最酸所謂曲真作酸也肝為乙木膽為甲木人之舌下有四竅兩竅通膽故食梅則津生者類相感應也故素問云味過於酸肝氣以津由是言之則其理可知也記云甘受和甘何為五味之始乎是唯就和而言耳是味之質也若至於配土則吾不論之且以下文白受采方之則白何為五色之本乎是又就采而言耳梅酸之於口非以其為五味之始而然也唯是物類相感也已矣程子曰一草一木皆有其理不可不知也



對茶苴問

荅曰茶苴周南之詩也何爲而作后妃采茶苴而作也何爲而采爲其懷產也后妃出野以茶苴之利于懷產故采之有之掇之將之祐之顧之其心但在采茶苴也其樂不可得言雖詩中無樂字而在言外其爲樂也可知焉今讀茶苴詩唯賦采之而無他事其志在他哉在茶苴耳無憂傷慘戚之意有從容優遊之趣有幽閑恬靜之思無匆忙紛擾之情茶苴者所采也賦之者所在也其餘婦人

之詩則大約憂恨滯奔居其半未嘗有以可爲樂之事也滯奔樂之滯者也然則茶苴之爲樂也可見焉樛木有臺等之樂只君子亦樂也發樂於言中者也茶苴者舍樂於言外者也意在詞語者凡人皆所能見而知也然非必不可也意在言外者凡人皆所難能見而知也在詞語也易在言外也次之在意外也難若深欲知此三者之旨則三百篇也優柔厭飲之則可知也非歷代詞章之所及也嗟夫茶苴之樂不亦善乎宣哉吾夫子之取而



不刪也甚哉後世儒者之滯於老佛可勝悲哉程  
門之弟子猶或滯之况其他乎林希逸元是儒者  
也而棄其學作老莊列口義往往以佛教解之又  
或以經典牽合之然猶以儒道稱吾道是假形于  
儒形是儒而心是老佛也其作逍遙遊題義也曰  
逍遙遊者樂也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  
芸苜何其言之怪乎芸苜之樂蒙莊之樂豈同致  
乎而希逸之言如此是非以經典牽合之乎是非  
三教一轍乎明人郭萬程曰閩自楊氏道南蓋林

光朝可接羅李之門惜時儒之未深知者至希逸  
而亡傳矣信然雖然謂希逸亡傳則可也謂光朝  
接羅李之門則吾未知也然光朝既好講南華則  
其學之雜也何得接羅李之門乎萬程之言吾取  
其善而已

對帝乙問

答曰帝乙歸妹者易歸妹爻辭也其爻義置而不  
論今所言者言三帝乙之分耳帝乙是紂父也亦  
何疑之有以帝乙為成湯者謬矣既與書成湯至



帝乙之語相齟齬矣。以帝乙為湯之玄孫之孫亦失矣。其以為成湯者引東房易傳湯歸妹之詞及荀爽對策張燕公銘等以明之。東房知易者也有易末之號。然其所作之易傳皆與正經違矣。湯歸妹之詞不知得于何書。何其不經乎。荀爽燕公之語亦因房之言而已。湯名天乙。故或以為帝乙。湯若為帝乙則紂父亦何為帝乙乎。何一世有兩同名乎。而明人徐勣以為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所謂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

為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絕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名帝乙無疑矣。若然則祖乙小乙武乙皆殷之主也。是亦各以為帝乙乎。何其說之誣乎。末學膚受之徐勣不足責也。然恐學者之或惑於此。故為是辨。而以疏之云。凡明人大抵好出新意。以違古人。故其言槩類是矣。不可不擇焉。其以為湯之玄孫之孫者。因書之言也。雖然書之言何亦為玄孫之孫之證焉。抑帝乙之行事無古史之可攷。故其賢愚臧否不可得知也。書曰成湯至



于帝乙用不明德慎刑其意蓋謂成湯木甲大戊  
盤庚武丁祖甲等之明主及帝乙俱明其德慎其  
刑不顛覆湯之典刑是亦責紂之暴逆之言也父  
賢而子惡者古今所常有也帝乙若大惡而紂又  
繼之以大惡則文王何不拯民之愁苦乎然不及  
于此然則帝乙之賢不肖不可知耳不可知則何  
以紂父為不明德慎刑乎子長者駁雜之人也祖  
申者周文公之所稱也而子長以為淫亂政衰是  
非駁乎其謂帝乙時殷道益衰亦何信乎是唯以  
其殷之末主與紂之父故推而書之而已帝乙是  
紂父也亦何疑之有王陽穎達略之正叔仲晦不  
述之皆以其無可疑也成湯者殷商開基之主也  
其若帝乙則何其後葉龍襲其名耶

對陽貨問

對云陽貨者魯之暴臣也輕魯君蔑季氏其強僭  
凶惡也遂至於作亂也寶玉大弓者魯國之鴻寶  
也而陽貨竊之其元惡大愆於是顯焉誰不惡之  
乎故夫子之修春秋也書曰盜竊寶玉大弓亦



快哉是萬世修史者之規鑑也所謂筆誅也聖人  
渾然天理絕人不迫切焉陽貨之惡也而欲見孔  
子亦可以美焉當遇塗之時有問答而夫子曰將  
仕矣然非欲仕貨也凡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  
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  
貨耳故直搃理荅之不復與辨聖人雖與衆人惡  
人雜處而聖人也不被奪其德於彼也夫子之遇  
陽貨亦何害其德乎于佛所于弗擾夫子欲往見  
之亦是也已聖人不輕絕人其心在於興先王之

道化惡人之心也亦何傷乎其不欲見之者惡貨  
之暴也其相語者遇塗而不得已也若避之而不  
語則大有英銳豈聖人之情也哉孟子之曰仲尼不  
爲己甚者也是矣是非聖人渾然天理絕人不迫  
切乎何可謂之前後甚異哉夫爲人作傳碑行狀  
則不顯指其人之疵瑕有褒辭而少貶辭是制文  
之意趣也退之之意其在茲乎李實惡人也而速  
是作彼之碑文則可褒之何可痛譏乎或有當舍  
蓄貶辭而可也順宗實錄者正史也若枉筆則豈



實錄也哉是故退之極言李實之不善而譏之褒之於碑者可矣譏之於實錄者亦可矣宣哉退之屬意於此也亦何疑乎是文之製度也亦何怪乎然至作史傳則各指其人之可否史者一世之公事也何容私于其間乎褒善人譏惡人而可也安如陳壽以不得乎解米而為丁儀丁廙不立傳哉安如魏收何諛爾朱而為惡人立佳傳哉故各受藏史之號痛哉退之褒實者以碑故也豈與陳壽魏收合看之乎雖然李實惡人也退之何作彼之

碑文乎縱其親戚宗族回請之則強辭之而可也而不及於此是其駁也惜哉實之宗族求碑文于退之者欲昭昭其名千萬世也退之不察之妄為惡人作文不知見賣于彼也與朱文公欲奪與鍼慰道人之詩其必有間矣乎

### 對貨財問

答曰天下有用之物衆矣豈以可食可衣之物為有用而已乎貨財之為有用也不可得言求無蓄之物非貨財而何供衣食之奉非貨財而何通百



工之交易非貨財而何。贍萬民之糴阮非貨財而何。促土木之役非貨財而何。備軍旅之費非貨財而何。座席調度之儲非貨財而何。文籍武庫之具非貨財而何。冠昏喪祭之禮非貨財而何。金玉人之所貴也。以其希於布帛也。人無水火則一日不生活。然水火至多者也。求而易得也。然則物以希為珍。良有以也。今有人於此。欲赴千里而無食。則何得行乎。故或宿舂糧。或三月聚糧。豈可肩負腰挾。卒到其所。至而以貨財<sup>買</sup>之。有無相通。輕重相易。

也。耕者所以得食也。無耒耜則何得乎。不可得則無食也。耒耜亦非可衣食物也。貨之用也。亦亦大乎。豈以為無用乎。可食可衣之物。亦是貨財之所為也。可食可衣之物。誠是有用也。貨財亦是有用之。又有用者也。以貨財為洪寶者。是上古聖神開物成務之時。始以為洪寶。以故亘于古今。而其有用於人。其被貴於人。如此而已。上聖若以土沙為寶。則至今土沙如貨財。貨財如土沙也。耶。上古之聖。以貨財為洪寶。故人以貴之耳。亦何怪乎。論示



云金玉不可以食又不可以衣則無用也若然則天下之間不可食不可衣者皆以為無用乎人不可以無居是不可衣食則亦無用乎聖賢之典籍者世之鑑人之範是不可衣食則亦無用乎筆硯硯紙文几書燈者學者之資也是不可衣食則亦無用乎刀之斷割鏡之照明扇之生風杖之扶老者皆人之用也是不可衣食則亦無用乎豈其然乎有用于人被貴于人者也貨財之有用也亦如是而已矣何必獨以可食可衣為有用乎凡人無

其

貨財則其居何得乎是衣何得乎其食何得乎其所欲何得乎其惡貧何得乎其聚書何得乎其貯妓女何得乎其好歌舞何得乎人主無貨財則國用不足軍給不足俸錢不足朝儀衰廢民生貧困焉貨財之有用也不亦大乎嗚呼貨財者人之所欲也然或易溺溺而惑而蕩而貪而遂至於清朝市中攫金而不見人也其欲利之專於貨財不亦甚乎貨財之迷人喪志不亦甚乎是故林示奢侈者古今貴賤之炯戒也富於貨財者必有奢侈歷代



帝王國君之以奢侈滅其國亡其身者居多人主  
誰無意於此哉富人何不慎於此哉戒哉戒哉富  
貴在天非人力之所能也富者則富貧者則貧一  
貧一富是常理也何為辛苦求富貴乎貧者則可  
守其分苟有德義之在中則何憂貧乎富者士之  
幸也貧亦士之常也其中亦有至樂亦何憂乎天  
道虧盈富者亦可守其分何為欲利耶何欲貧饜  
耶若無德義之在中則如浮雲乎若不慎其身則  
雖富亦或一蹶而斃矣何勞苦辛勤於富貧之間  
乎體道窮理則藜羹破衣茅門是可也豈求不義  
之佳味效服巨閣乎人之為人也。在道義而已豈  
在貧富乎故夷齊之首陽勝齊景之千駟顏子之  
陋巷同耒耜之樂

對河圖洛書問

答云易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子駿  
圖書經緯之說本於此焉而諸儒及晦翁皆從此  
說者亦以是故也顧命之有河圖而無洛書者可  
以疑乎然易大傳既以圖書並言之則何疑其不



相于涉乎子駿經緯表裏之說可謂得矣何以其  
學之不正而廢斯善言乎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宜  
哉晦翁從之而無異論也河圖者何為者也龍馬  
負圖出於河庖羲則之而畫八卦其數五十五是  
易也洛書者何為者也神龜負書出於洛大禹則  
之而作九疇其數四十五是範也此二者其時雖  
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豈有先  
後彼此之間哉晦翁作論其理明其義明其辨又  
明學者欲知河圖洛書之旨則捨此而孰之哉其

文甚長不錄於茲末學之王禕何言哉作洛書辨  
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  
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且立不可  
信者六之言而以譏劉歆排諸儒駁朱子也其辨  
一一皆似有理也其辨皆以數而論之彼之所論  
之數亦何必為得乎朱子之於漢儒也其說之善  
者則從而不改惡者則不從之以洛書為洪範者  
孔安國劉向歆所云也雖不見於聖人之言而其  
理或然其理不然則朱子何從之乎且又古書雖



冷於坑灰而宋國距古猶不久也彼雖為訓詁儒  
而聖人之後也其有所據乎豈必隨緯書之言而  
已乎豈新出虛說而以謬后人乎若無所據則何  
為斯言乎縱又雖宋國之所新言而其理其數相  
同則可謂言前聖之所未發也言善彼乎程朱者  
儒門之所仰也而其言多前聖所未發焉何必責  
漢儒乎漢儒於理義雖無所發明而其說經其述  
事皆有所傳稱也以洛書為洪範亦然耳古今經  
典之解釋紛紛讀之各亦似有其理也然決正於

程朱之說然則洛書為洪範者亦是朱子之所從  
也信而從之亦何不可之有末學之王禕何言哉  
洪範之不稱洛書者以其洛書九疇相同也既稱  
九疇而復稱洛書則是言之長也係辭非夫子之  
聖作乎河圖洛書並言則其關涉復奚疑烏虜河  
圖洛書之數其難知矣乎今姑舍是

對叙事繁省問

繁之與省者是文之法也可兩存焉不可一定焉  
何必以繁為可乎何必以省為可乎檀弓禹貢者



上世之文而文人之所尊承也其記事也檀弓繁而有餘禹貢簡而盡檀弓記石脂仲之棗一章有四箇沐浴佩玉之字豈非繁乎禹貢之所記豈非簡乎然後世文人不敢以為繁簡而各取以為法也司馬遷班固者古今之良史而詞壇之所景慕也其叙事也馬遷者繁也班固者省也馬遷之作列傳屢稱其姓名而言辭繁多豈非繁乎班固之作列傳首稱其姓名後只稱其姓而言辭簡約豈非省乎然後來詞士不以捨之而各取以為法也

若又為學檀弓馬遷而冗辭連出繁言紛紛則不可也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如檀弓馬遷者可繁而繁也若又為學禹貢班固而刪縮文字略約言詞則不可也所謂刻鵠不成反類鴛者也如禹貢班固者可省而省也然則繁省可兩存焉不可一定焉嗚呼作文之法難矣欲詳之則繁冗而不可見也欲略之則太省而難通也太繁則如秦廷君之註虎典也太省則如丁子襄之註周易也繁也省也文人豈可不深察熟按之乎



對山更幽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句有動有靜，有靜中動，有動中靜。其體法旨趣，翫味古今之詩章，則得之。其工拙可否，在其人爾。無奈之何。如王丈海杜少陵王半山，皆是從聞見之所及，任志向之所發，而其語句如此而已。夫詩嫌蹈襲，是所以趙師秀僧惠憲受羅鶴林陳亞之譏嘲也。然三子之所詠，豈蹈襲也耶？其意相反，所志亦殊。豈以山更幽之三字，可為蹈襲也乎？其不蹈襲也，決

矣。三詩之優劣，如不佞，豈可容吻於其中耶？然請試言之。伐木丁丁，山更幽者，少陵句也。氣象不迫，神彩頓異，何為與文海半山並言乎？故為古今詩人之冠冕，而後世無異議者，為此也。前修以為半山反文海之意而用之，吾謂不然。唯其所聞見之相異耳。若使文海見此境，半山見彼境，則亦相然。乎文海者常也，半山者奇也。鳥之啼于山中，自然之理也。故曰文海者常也，何為幽山之中，無鳥聲乎？綿蠻黃鳥止於丘隅，亦是深山有鳥也。若又有



鳥而無聲乎故曰半山者奇也半山雖從聞見之所及而出新意以欲驚衆人故如此凡半山之詩大抵類是矣此其執拗也文海不可棄半山亦難棄然共不如少陵之渾然焉誠是墨客之所可研究也

對巫猿衡鴈問

大曆有十才子盧綸其一也其能詩也宜元交趾王蠻夷之人也其能詩也可謂奇矣二公之句其不易優劣皆得其體詩家之所不可棄也今以愚

意推之綸詩平而有餘味交趾王詩活而無滯礙詩法有貴平者有貴活者二公其或取平乎或取活乎可謂能知詩法焉然則二詩不可優劣耶雖然吾必取綸也夫詩可先平而後活也先平則詩體優美語句柔和先活則詩體豪放語句尖捷作詩者先須用平而後可用活也然活豈可棄之乎且夫交趾王詩言得而盡無遺味之在綸詩言得天盡有遺味之在味外之味者詩家之所貴也聞啼猿則起客子之思見歸鴈則恨家書之絕託物



比興之精其在茲乎是非言得未盡有遺咏之在  
乎三十路之衡陽有斷鴈十二峯之巫峽聞猿啼  
是賦其事而已若又舍綸之詩意乎然以愚意察  
之則未見其所以舍綸之意以是見之則綸其勝  
交趾王其劣乎况彼雖不蹈襲而交趾王在盧後  
殆數百年乎開口辨駁恣議前人不知謂何或曰  
猿淚鴈書之句者高適作之也

對馬上續夢問

明鐘暢音客子之夢乍驚曉星猶笑驛馬之蹄已

輕其早行之興可想凌晨冒曉之人聞雞而起之  
客不可無此事矣眉山王駕一則趙宋之大家一  
則李唐之韻士其形容曉行也可謂可而盡矣不  
知日昇者眉山早行之所在耶馬嘶復驚者王駕  
早行之所在耶從其所在而詠之乎若又新意之  
所出乎今詳味二公之句則眉山平穩也王駕工  
活也馬嘶而馬上之夢驚非尋常言詩者之所能  
及也可謂工矣然駕非風騷將也故其意在干求  
工所謂求工而得者也與不求而工者其必有間



矣。駕句則風人墨客企則庶而馬上續夢不知可  
身渾然不迫所謂不求而得者也。風人墨客其或  
難及乎。夫詩工者可及之。穩者難及之。工在人之  
意思也。穩在人之度量也。嗚呼吾人之所志豈在  
眉山王駕乎。所志大矣。與尋常異。黃陳子曰。不學  
杜子。曰未離騷。子曰不可。三百篇子曰然。三百篇  
者詩之本根也。誰不取本乎。

對簡齋墨梅問

文章大既亦似女色好惡止係於人然今請抒心

諸夫陳簡齋墨梅五首猶是少作而每篇奇工。驚  
人超俗。宜哉其為詩家之宗也。九方臯詩微宗之  
所羨也。緇塵素衣詩者亭之所稱也。誠是難優劣  
者也。今以庸材細味之。則二詩共佳。雖然九方臯  
詩奇而僻。用事牽強。遠讀之則不知其為何事。懇  
讀之則初知其用事之味。殆似謎語。既知其意而  
諷吟之則其味無窮。其妙不盡。所謂絕去筆墨畦  
迳者也。非用意於詩之深則何如此乎。亦亦奇乎  
不亦工乎。吾以為優矣。緇塵素衣詩工而豁用事。



親切一讀而既知其意然此詩可得及也如前詩則奪胎換骨者之所能豈尋常詞人之所能及也哉緇塵素衣者用意於詩中故猶可及也九方畢者用工於詩外故不可及也用工於詩外者非能體詩者則不能也然則二詩之優劣可見焉吾非從徽宗而不從若亭也唯言其情耳抑徽宗之所羨其所羨者何事彼之昏愚何知詩之可否乎若定畫之善惡則是彼之所長也吾其從之何從彼之詩評矣是叙余情而已非從彼也彼唯從一時

矣  
口端之所出而妄美之而已乎

### 對華嚴餅餌問

忽辱書札多可多可夫詩體詩法之無窮豈可歷舉乎讀古今大家韻人之言而可知焉雪堂春疇羅紉夏纒餅餌之句可謂太早計焉是又詩之一體也夢蝶真人曰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雪堂之句求於此也不可本於華嚴頓教也吾想本朝禪徒附會爲此事而已抑詩體之如此者蓋有之也吾未暇考之也黃太史化



工求彈太早計之句是此一例也其餘未之見也  
甚哉雪堂詩句之難解也春疇元作桑疇夏壠元  
作麥壠若如此則易解也春疇豈桑而已乎夏壠  
豈麥而已乎而雪堂作語如是矣不亦奇乎不亦  
難解乎

對孔子浮海問

對臣聞孔子浮海居夷道不行故發此歎非有此  
事也是其一時憂歎之言也已矣或疑居夷之陋  
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解者曰君子所居則

化何陋之有九夷縱雖陋而孔子居之則陋變為  
正也所謂以夏變夷者是雖一時之事而此理  
古今無不在焉君子則孔子也非別人也而後世  
好事者以浮海居夷或以為孔子來本朝或以為  
孔子欲往朝鮮何其誣哉何其謬哉浮海居夷者  
孔子一時憂歎之言也已矣非有此事也孔子去  
魯遲遲其行以其去父母國也去父母國則於中  
華猶然况於九夷乎其不來游也明也若以浮海  
為孔子來本朝則以擊磬襄入海亦為來本朝乎



何其說之放乎異端之誇說以為達磨善無畏來本朝亦是矣此等之掠虛不待辨而可知矣好事之弊至于此不可不擇焉夫本朝之名聞於中華晚矣遷史班史為四夷立傳不為少班志雖有倭人之名不立傳武帝之時蓋有使驛耶至范史初立傳且曰光武時初來貢然則其名晚聞于中華可見矣孔子不來本朝決不可疑矣好事之弊至於如此不可不察焉浮海居夷者孔子一時憂歎之言也已矣非有此事也范史云東方有君子之

國章懷註引山海經曰是東方之一國也則非本朝也王善清行不見章懷之註乎偶忘乎若又以其若之美阿附本朝而以君子國為本朝以君子為懿德字懿德字章合以為此說乎不可知也清行頗博學者也彼猶如此而况散焉者乎懿德帝之英明可與周王諸侯合論乎若見孔子則可知其為聖人若知之則以國政任之若然則大回淳古之風同行先王之道孔子之聖德赫然昭然於本朝至今可沐其餘風孔子之聖德與懿德帝之英明



相並而不氓矣。若如此則豈可愧于中華乎。然孔子之不來惜哉。今受辱旨不敢以告。恭抒鄙情仰蹟宸嚴以污聖覽。不堪戰慄屏營之至。謹對。

對逸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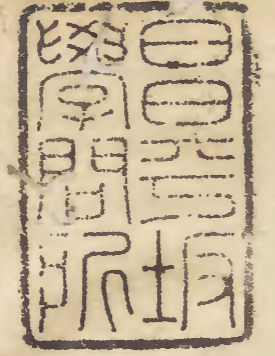
蒼波水長。回眸於雞林之風。白雲山遠。馳懷于緹人之天。爾來音耗消疎。似不繼二國之好。不可不介於意焉。而今聘禮使來。貢且投一封。多可多想。夫貴國歲無恙。民無恙。王無恙。幸甚幸甚。就審書中有欲見徐福齋來古書也。足下好學之心。可謂篤矣。夫徐福者可謂見幾矣。不可謂方士也。福見秦皇之暴酷。慕長生而知其必不久。故欲避亂以全其身。遂託事于採藥求仙于祖龍。率童男女數千人。浮於海。竟逢萊。然避亂彼志也。採藥非彼志也。彼能知採藥求仙之為虛誕。而為之者為避亂也。浮海數年。轉入海嶋。遂來日本。福死其子孫皆稱秦氏云。福者可謂見幾矣。其亦知亂邦不居之義乎。可以嘉焉。其出秦也。齋古書來于本朝。隱之於名山。藏之于石窟。秘於本朝之岫。嶽。而山不

之於名山藏之于石窟秘於本朝之岫嶽而山不



可窺也。歷年流傳入於本朝之石渠天祿亦不可  
知也。吾將得入東觀而讀未見書而未果。故其存  
亡有無不可容易言焉。六一翁之欲見者宜哉。且  
夫朱文公孟集註引外國本以訂中國之舊本  
往年貴國鑲春秋外傳於板其跋云借日本國本  
以寫之。然則本朝之典籍振古所有豈可輕議乎  
本朝之深祿東觀之祕府關鎖緊矣。監護至矣。不  
得輒見之。雖古之典墳周之河圖爲至寶亦不能  
過也。且天威不遠故不得肯焉。足下其勿訝焉。惜

國無餘地暫擲兔毫哀曲以附一紙。若有事暇請  
願來敲華門則惟幸書非盡言之具。姑此一  
某年某月某日  
日出國鴻臚卿某  
泗水國聘禮使客館下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四終  
文政三



